

諸子通考

孙德谦 著 ◎ 陈志平 胡立新 校点

人阴陽傳至
石氏之後此
防為治者也
文記右文
因序譚考其
文志中所載
叔七的諸子
之方為十家
陽道陰陽消
石基雖被繼

諸子而以論
之政治學派
的名稱是因
為其各家的
基本宗旨大
都是為國政
治供政治方
為儒家主張
以德化民這
家主張無為
而治這家

諸子通考

孙德谦著 ◎ 陈志平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诸子通考/孙德谦著;陈志平,胡立新校点. —长沙:岳麓书社,2013.12

ISBN 978-7-5538-0260-2

I. 诸... II. ①孙... ②陈... ③胡... III. ①哲学家—人物研究—中国—先秦时代②先秦哲学—研究 IV. ①B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1431 号

ZHUZI TONGKAO

诸子通考

作 者: 孙德谦

校 点: 陈志平 胡立新

责任编辑: 胡宝亮

责任校对: 舒 舍

封面设计: 吴颖辉 贺红梅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 0731—88885616(邮购)

邮编: 410006

网址: www.yueluhistory.com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20.5

字数: 248 千字

印数: 1—1 200

ISBN 978-7-5538-0260-2/B · 128

定价: 35.00 元

承印: 长沙市宏发印刷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 0731—88884129

胡适评《诸子通考》

读孙德谦（字益庵，元和人）的《诸子通考》（宣统庚戌，江苏存古学堂印的）。孙君自序言：

余之从事于此（诸子学），历年所。始也析其异同已耳，久之而撮其旨意，观其会通。于是取《汉志》所载，今所未忘者，若荀吕诸书，发明其一家之言，而究其大义。复为提挈纲要，别立篇目，作《要略》一书，以附彦和《文心》、知幾《史通》之后。既而思之，六经之晦也，俗儒乱之；百氏之衰也，异说误之；遂将古今载籍，广为网罗：以总论者入内篇，专论者入外篇；其是者，则引而伸之；其非者，则辩而正之。

《要略》我尚未见，《外篇》亦未见。此仅《内篇》三卷。卷一引《庄子·天下篇》以下，至《史记·孟荀列传》，凡总论周秦学术派别者，皆属焉。卷二前半引《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管晏列传》，葛洪《百家篇》，刘勰《诸子篇》，焦竑论朱子解经一条（《笔乘》）……，大概皆系主张诸子之学不宜贬废之论议。卷三以《汉志》论九流各条为纲，分论诸家。

孙君当时能主张诸子之学之当重视，其识力自可钦佩。他说他这书是“为古人洗冤，为求学辨惑而作”的，又说，“诸子为专家之业，其人则皆思〔有〕以救世，其言则无悖于经教；读其书者，要在尚论其世，又贵审乎所处之时而求其有用”。这个根本观

念是我很赞成的。但他说“其言则无悖于经教”，似仍未脱儒家的窠臼。他的书受此一个观念的恶影响真不少！如说：“无诸子而圣人之经尊，有诸子而圣人之道大”（《自序》）；“无诸子而圣人之经固尊，有诸子而圣人之道益广”（一，页12）：此皆有所蔽之言。他先存了这个观念，故必欲说老子合于“《易》之嫌嫌”，阴阳家通于《易》，墨家为礼官之支与，申、韩得《春秋》之学，纵横、小说皆本《诗》教！此等附会，大足为此书之累。

但此书确有许多独立的见解。如（1）论《墨子·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为名家之说，即《庄子》所云“别墨”者（一，页9）。此说远在我之前，大可为我张目；（2）论诸子皆非自撰（一，页10）；（3）赏识司马谈论六家“皆务为治”一语（一，页30）；（4）赏识《淮南要略》论诸家学术皆起于救世（一，页37）；（5）推崇荀卿（颇本汪中之说），极力为他辩护——此皆很有见地的议论。

书中小疵，倒也不少。如（1）过推崇那全无价值的《晏子》，甚至说“有晏子而后儒家乃足贵”（一，页38）；（2）信黄帝、鬻子、太公等伪书；（3）过信《史记》，甚至说“《史记》为千古信史”（二，页9）；（4）不知《孟荀列传》为一篇七拼八凑的不通的文章，乃极力推崇此篇，甚至说“此传弥纶一代，盖为战国诸子传其家学也”（一，页43）；（5）过信刘歆、班固论九流的话（卷三）；（6）过信《周礼》。

但此书究竟可算是近年一部有见地的书，条理略逊江瑔的《读子卮言》，而见解远胜于张尔田的《史微》。他日当求他的《诸子要略》一读。

向来信《汉书·艺文志》的人，多信“道家出于史官”之说。其实老子一派的学说多偏向破坏——老子最甚——很缺乏历史的

观念。假使老子“绝圣弃智”，“复结绳而用之……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真能实行，语言文字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历史？儒家都是根据于一种历史的观念的。孔子的一生最富于历史的观念，故有三代因革，损益可知的话，又他一生最注重文献的保存，后来的儒家也都抱此保存文献的志愿。故说儒家为历史的学派，当可成立。若说道家出于史官，只可算是上了刘歆、班固的当了。——此意因读孙君的书偶然想着，将来当详说之。

摘自《胡适日记全编》之1921年8月12日①

①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3），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29—430页。

前言：孙德谦的诸子学研究

孙德谦（1869—1935），字受之，又字寿芝，号益庵、益葢，晚号隘堪居士，^①江苏元和（今吴县）人，民国时著名学者，著有《六朝丽指》、《古书读法略例》等多种著作，对诸子学尤有研究，当时人认为“杭州张氏尔田孟劬，孙氏德谦益庵，守实斋之成法，兼治史子，亦可以观”^②，甚至称“诸子有学自先生始”^③，足见其诸子学研究的影响。

一、孙德谦的诸子学著述

据孙德谦《古书读法略例》自序云：“余性好读书，于学则无不窥，弱年而后，始则致力于经，小学能略识声音训诂，于向、歆流略，又尝收辑成编，久之研治诸子，以为颠门之业。”^④孙氏虽博学好论，其着力处乃在诸子学，此从其遗著亦可得到证明。孙氏死后，好友王蘧常检其遗著，得二十八种，其中《诸子要

^①孙德谦自作《隘堪居士行年记》：“居士名德谦，字受之，又字益庵。辛亥国庆后取孟子、伯夷隘之义，意在槁饿以终，遂自号隘堪居士云。”

^②胡朴安：《民国十二年国学之趋势》，上海《民国日报·国学周刊》1923年国庆节增刊。

^③张尔田语，见王蘧常《清故贞士元和孙隘堪先生行状》所引，转自《古书读法略例》附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④《古书读法略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略》、《诸子通考》、《孙卿子通谊》、《吕氏春秋通谊》、《诸子发微》、《墨子通谊》、《列子通谊》、《贾谊新书通谊》等均与诸子学有关。王氏评述道：“先生于学，诸子最为专家，造述独富，尝谓诸子于古学为绝学，两汉以还，鲜有涉其藩者，后儒且加掊击，即有识者，亦识其文字而已。欲为之洗冤解惑，一发千年来之积蔀，其疏醉闇旨者为《通谊》，其剽剥古贤者为《通考》，其辨章同异者为《要略》。又取《晏子》而下，在一篇之中，挈其巨纲，阐其大谊者为《发微》。”然孙德谦死后不久，其遗稿即流入书肆，王欣夫《学礼斋日记》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记云：“书肆见隘庵先生手稿一迭，议价不谐。呜呼，古人没未周年，遗稿已零落市上，可慨也。”^①

孙德谦生前所刊著作中，诸子学研究专著有《诸子通考》和《诸子概论讲义》；^②而其未刊稿本，现藏上海图书馆，与诸子有关之通论著作有《诸子毓异》、《诸子通考内外篇》和《诸子学讲义》等，下面对这几本书略作介绍。

《诸子通考内外篇》，书稿藏于上海图书馆。^③此书内篇两卷，外篇四卷，共六卷。内篇两卷主要抄撮《庄子·天下》、《韩非子·显学》、《说郛·群辅录》和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等书中关于诸子的评论，以及《汉志》、《隋志》中关于儒家、道家、法家、墨家、杂家的叙录。外篇四卷分别辑录《韩非子》、《邓析

^①转自《古书读法略例》吴格先生新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②《古书读法略例》中亦时时有关于诸子学的论述，其内容多可在《诸子通考》中见到。

^③上海图书馆版本描述：书名与卷数：《诸子通考内外篇》不分卷；作者：孙德谦；印藏：杭州叶氏藏书，益莽；版本：稿本；册数：6册；原书尺寸：21cm * 13.9cm；版框：xcm；页数：558页。

子》、《尹文子》、《公孙龙子》、《关尹子》、《文子》、《庄子》等的历代评论资料。然是书并未完成，只是孙氏平时研习诸子的一部手稿，可能是《诸子通考》的雏形或早期稿本。四卷本《诸子通考》凡例一曰：“此书分内外篇，内篇为通论，先列《庄子·天下篇》诸说于前，《汉书·艺文志》及《国史·经籍志》，凡叙述一家者，则附载于后。外篇则为古今专论一书者，如《荀子》，自刘向《书录》，下迄近世，所有序跋论辨并载其中。此内外之分也。内篇视前印本增足成数家，《意林》、《子略》序及胡氏《笔丛》亦为增补，分为四卷。外篇则俟续出之。”《诸子通考内外篇》之内篇两卷，正与今所见四卷本《诸子通考》内篇体例相仿，而外篇四卷则与凡例一所述体例相似。

《诸子通考》，孙德谦诸子学研究最重要的著作。宣统二年（1910）江苏存古堂曾排印三卷本，现上海图书馆存有四卷手稿，是孙氏后来的补充本。四卷本《凡例》十三说：“此书前印本初出，见之者称为奇书，学校中近闻有用为讲义者，并互通假，辗转传钞，至有愿代为付印者。余总以为未曾完备，不欲遽付梓人。今夏始增名、墨诸家，内篇乃成完帙。自纂辑以来，先集材料，并及外篇，其始是者已有数年。迨宣统二年庚戌，方行命笔撰述，至今岁丁卯，为时久远，已阅十七八年，始卒业内篇，成书真不易矣。然此书前后贯摄，义无杂揉，亦足自成一家言。世有好诸子学者，若视为门径书，则未敢多让焉。”此一则可见《诸子通考》流传之广，二则可见孙氏对本书的自珍、自重。正因为如此，故自宣统二年排印以来，孙氏又重加扩充，写成四卷本。据先生五十九岁所自作《隘堪居士行年记》云：“余今年五十有九矣。素性简淡，不慕荣利。自在弱年，始治经、小学，有志乎不朽之业，由此书无不窥。每所获，即斐然有作。今已成《六朝丽

指》四、五种，而《诸子通考》亦于今岁夏增补成编，其书则海内外多之，少窃虚名，或亦可传世而行远。”孙德谦 59 岁时是 1927 年，正是丁卯年。

比较三卷排印本和四卷手稿本，可以发现孙氏主要做了四项工作。一是增补凡例。四卷本书前增加了十三条凡例，对全书体例、自己的诸子见解作了详细表述，是研究孙氏诸子思想的最重要文献。二是完善诸学派文献。三卷本第一、二卷为通论诸家者，第三卷分论儒、道、法，相对于九流十家，尚不足称为完秩，故孙氏又补充了第四卷，增加名、墨、杂、兵四家，使范围扩展至七家，足当“通考”之称。^① 四卷本《凡例》一说：“《汉志·诸子略》并列十家，而兵书、术数、方伎别为三略，至《隋书·经籍志》始尽归子部，无复分析矣。其后史家因之。今此书详于周秦诸子，汉以下则从略，惟所论者虽不拘十家，而其书则为《汉志》所旧有者乃及之。若书已亡佚者，则取盖阙之义。故今于《诸子略》外，兼及兵家，若阴阳、小说诸家，皆置而不议，非有所去取也。共得七家，为儒、道、法、名、墨、杂、兵而已。”三

^① 孙德谦的“通考”也许有着更深的涵义。孙氏曾试图将自己的另一部著作《诸子要略》命名为《子通》，（《诸子通考》稿本卷二文震孟《诸子汇函序》案语中，孙氏曰：“尝欲撰《要略》一书。”“要略”二字原作“子通”）孙氏偏好“通”字，应该是受到刘知幾《史通》和章学诚《校讎通义》、《文史通义》影响。美·倪德卫在评论《文史通义》时说：“章学诚的这个题名到底意味首什么？‘文学和历史’至多是文史的一种机械地表达。这一术语的一个更为专门的、同时也是许多世纪以来史家一直沿用的意义，是‘文学和历史批语’。……但是，章学诚有时似乎将它们用做包含整个书写世界在内的包容性范畴。”倪评论《校讎通义》说：“我们将会看到，章学诚尝试做的，是一种对典籍以及典籍所属的写作和学术传统的范围自由的历史研究——一种既是解释性又是批评性的研究。”参美·倪德卫著，杨立华译《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32 页—34 页。孙氏《诸子通考》正是对诸子文献解释性和批评性的研究，其内容包容整个诸子学派的思想流变。

是充实内容。即对已经刊行的前三卷的内容进行补充。如卷二补充了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戴叔伦《意林序》、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引》等内容，使文献资料更加丰富。四是调整篇目。对三卷本的篇目顺序进行调整，如将三卷本卷二中的《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史记·管晏列传》两篇调整至四卷本卷三；同时三卷本往往在一篇文献后又附有两三篇相关的后世文章，以“附录”二字以示区别。如首篇《庄子·天下篇》后附录有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章学诚《校讎通义》、《尸子·广泽篇》三篇作为补充，二者形成主次关系，而四卷本则将四篇并列。《凡例》三说：“惟初印时，如《庄子·天下篇》后所载王应麟《汉志考证》、章学诚《校讎通义》，以其皆为附著之说，故有‘附录’二字以标明之。今将二字删去，其文则明降一格，稍示区别。”

《诸子通考》全书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总论，一是专论。总论以《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太史谈《论六家要指》、《汉书·艺文志》、《抱朴子·百家篇》、《文心雕龙·诸子》、《金楼子·立言篇》、《新论·九流篇》、《隋书·经籍志》等为代表。专论，分儒、道、法、名、墨、杂、兵七家，每家附相关文献。无论是总论还是分论，每篇文献后孙德谦均以案语的形式进行了解读。全书的体例是：“取古入说，排次于前，而所下案语，则附列于下。其言之合者，为推阐之，如所言不合，则加辨诘焉。盖欲折衷于是，求其贯通，不使自相矛盾，俾人无所适从。”（《凡例》三）这样，《诸子通考》就形成了一个由总（通论）到分（学派），由文献到贯通的结构。全书既有原始文献资料的分类整理，又有孙氏独得之秘的推阐辨诘，在民国时的诸子著作中，体例是比较特别的。唯后来王蘧常 1936 年的《诸子学派要

诠》略仿其体例，而规模、识见均不及之。^①《诸子学派要诠》的序言正是孙德谦所写，曰：“今年始见瑗仲此书，为大喜，大体与予《诸子通考》不谋而合。惟瑗仲多及训诂名物，予则举大义。”王氏著作 1987 年上海书店、中华书局再版，而《诸子通考》却一直没有整理出版，很是让人惋惜。

《诸子概论讲义》，题元和孙德谦著，落款为“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国学科”，全书分《诸子须辨明家数》、《诸子各有其宗旨》、《诸子之流派》、《诸子之寓言》、《诸子本书及末流之失》等七章，是一本小册子。

《诸子牴异》，是孙氏的一部未刊书稿，稿本藏于上海图书馆。^②全书主要是收集先秦诸子相互攻讦、辩难的文字。如首篇录《吕氏春秋·大乐》：“世之学者，有非乐者矣，安由出哉？大乐，君臣、父子、长少之所欢欣而说也。欢欣生于平，平生于道。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有知不见之见、不闻之闻、无状之状者，则几于知之矣。”后有批注云：“此杂家非墨之言。”因为墨家有非乐之主张，故孙氏以为“世之学者，有非乐者矣”当指墨家。第二篇录《吕览·振乱》：“今之世，学者多非乎攻伐。”显然是针对墨家非攻而言的。第三篇《吕览·君守》：“出于户而知天下，不窥于牖而知天道。其出弥远者，其知弥少。故博闻之人、强识之士阙矣，事耳目、深思虑之务败矣，坚白之察、无厚之辩外矣。”孙氏批注曰：“攻名家。”

孙氏将先秦诸家针锋相对的言论收集于一书，从中既可看出

^①姚永朴《诸子考略》亦是总分结构，然仅为文献资料的收集排列，无只言片语评述，仅类似于《诸子通考内外篇》外篇。

^②上海图书馆版本描述：稿本，杭州叶氏藏，合众图书馆藏书印；原书尺寸：22.4cm * 12.5cm；版框：15.7cm * 10cm；版式：绿格、白口、四周单边、双鱼尾。

争鸣的激烈程度，更可看出争鸣双方的分歧之处。是书提供了丰富的百家争鸣的内容，于诸子研究是大有裨益的。惜为手稿，既无前言，亦无后记，只是一些典籍文段的摘抄，偶尔施以简略的评语，体系性并不强。且有的地方抄录匆匆而不完整，如“《非十二子》”只抄了题目，下批注：“用时检原书”；《荀子·天论》抄录“慎子有见于后……则群众不化”一节，下批注：“中段皆指天言，用时检原书自见”；“薄葬”条抄录“宋子见侮不斗”、“子宋子令情欲”数字，下批注：“《荀子·正论》，三段，文长，用时检阅。”可见此书是孙氏研究诸子学时的文献搜集笔记。

《诸子学讲义》，书稿藏于上海图书馆。^①此书实际是《诸子通考》第一卷，第一九一页（此为原稿标示的页码，实际上是稿本的第一页）上题头“诸子通考”四字中“通考”被画圈抹去，改作“学讲义”三字。另，篇题下的“内篇”亦画圈抹去。落款之“四益宦丛书”抹去，“元和孙德谦益菴父撰”，“父撰”二字亦抹去。

《诸子要略》，此书未见。四卷本《诸子通考》自序云：“余之从事于兹历年有年所，始也析其异同已耳，久之而撮其旨意，观其会同，于是取《汉志》所载为今所未亡者若《荀》、《吕》诸书，发明其一家之言，而究其大义，复为提挈纲要，别立篇目，作《要略》一书，以附彦和《文心》、知幾《史通》之后。”同时，《诸子通考》卷一《尸子·广泽篇》后孙德谦按语云：“余撰《诸子要略》，别著《参史》一篇，盖欲读其书者，庶几参观而互

^①上海图书馆版本描述：书名与卷数：孙德谦遗稿；作者：孙德谦；题跋者：吴汝纶；印藏：孙德谦；版本：稿本；册数：8册；原书尺寸：27.6cm * 16cm；版框：xcm；附注：稿本大小不一，原稿目录《章氏遗书篇目》二册，实为一册。其中，书号：763926-933#3，书名：《诸子学讲义》，页数191—241页。

得。”卷二《文心雕龙·诸子》后孙氏案语云：“余之撰《诸子要略》，终之以《正心篇》者。”文震孟《诸子汇函序》后孙氏案语云：“尝欲撰《要略》一书，挈其纲矩，复勾古人异论而著《诸子通考》矣。”卷三《汉志·诸子略·法家》孙氏案语云：“余于所著《要略》后附立一表，以明渊源之所自。”则孙氏确有《诸子要略》一书，且其中有《参史》、《正心》等篇目。^①是书体例当略仿《文心雕龙》和《史通》，是对诸子学的理论研究。四卷稿本《诸子通考》内保存有一份张尔田为孙氏《诸子要略》所写的序言，云：“今是书根极理要，弥伦群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亦可谓日月不刊者也。振古奇作，自成一子矣。”

可惜的是，孙德谦的《诸子要略》全书至今尚未见披露，不知是否还存于天壤之间。^②另据上文张尔田《诸子要略》序，孙氏似尚有《诸子通义》，惜亦不得见。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介绍孙德谦的诸子学著作，是因为明末清初以来虽然诸子学复兴，但多一子之研究，少有对诸子学学术体系作通盘考虑和研究者，孙氏诸种著作，有心互相支撑，以形成一种体系，因此在民国时的诸子学研究中显得别有意义。

二、孙德谦的诸子学思想

1. 孙德谦试图建立一个诸子学研究体系

①《诸子要略》今存《家数》和《宗旨》二篇，见《亚洲学术杂志》第一、二期。

②张尔田在《史微·宗经》中曾说：“益葺考证诸子书尚有多种，皆未成，《要略》亦未卒业，成者《通考》三卷，乃近年作也。”是三卷本《诸子通考》刊行时，《诸子要略》未完成。而孙德谦去世后，王蘧常检其遗稿中，有称《诸子要略》者，但不知是否为完稿。

通过以上的对孙德谦诸子学著作的介绍，我们可以粗略了解孙氏诸子学研究的理路。其研究大体是以诸子学文献收集为基础，以诸子学理论阐发为目标，构建自己的诸子学研究体系。从现存著作看，《诸子述异》、《诸子通考内外篇》均是有关历代诸子学的文献抄录，可以推知孙氏在文献收集上是非常着力的。此种学问之道本是传统学术方式，至近代仍不失为著述体例之一，如姚永朴《诸子考略》亦分总论和分论，总论收《汉书·艺文志·论诸子》、《四库全书提要·子部总序》两篇文献，分论则收《管子》、《晏子春秋》等十八家诸子的历代序跋、评论等相关文献，但作者只是将文献分类聚拢，其中之源流演变、利弊得失完全靠读者自己揣摩。^①后之王蘧常《诸子学派要诠》，依然是文献抄录体例，只对文献进行注释，故孙氏称之为“多训诂名物”。文献收集是研究的基础，但也只是第一步，而不是最终目的。孙德谦有关文献资料的收集留存下来的均是手稿，都未曾出版，考其本意，似以为此只是著述的笔记草稿，是不足以示人的。

孙氏得意的诸子学著作有两种，一是《诸子通考》，一是《诸子要略》。前者是有关诸子文献的解读和阐释，后者是诸子学的理论阐发。《诸子通考》“剽剥古贤”，^②每选诸子学之重要文献而举其大义，钩玄提要，阐微发隐。读此书，两千来诸子学派基本文献和源流得失可了然于心。在该书《凡例》十三中，孙德谦简单

^①姚永朴《诸子考略》自序：“光绪癸卯永朴自山左归会吾皖，创立高等学堂，武进刘葆良观察、阳湖恽季申太守白于大吏，俾襄教事。既以御纂《七经纲领》授诸生，乃复汇诸子行事及昔贤序跋与夫评骘之言为《考略》十八篇，分为上下卷，亦欲诸生究其利病得失，稍扩其识，以为异日效用于国之始基云而。”

^②见王蘧常《清故贞士元和孙鼇堪先生行状》所引，转自《古书读法略例》附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地回顾了历代研究诸子学的路径，以为“单就一书”、“分论”者往往偏重校勘字句，而不能分析学术源流；而“注释全书者”亦不能“提挈纲要，为之通论”；甚者只论诸子文章，而不讲求义理。此都不是诸子研究的目的，没有达到孙氏心目中诸子学研究“通论”的理想境界。

《诸子要略》书已经不存，据张尔田《诸子要略》序，此书仿刘知幾《史通》体例，辨章学术，当是有关诸子学的理论探究。张尔田曾撰《史微》，亦是仿《史通》、《文史通义》例，其《凡例》曰：

往与吾友孙君益菴同谈道广平，即苦阮氏、王氏所汇刻《经解》琐屑短钉，无当宏旨，嗣得章实斋先生《通义》，服膺之，始于周秦学术之流别稍有所窥见。……爰悉取六艺诸子之存于世者，理而董之，仿刘知幾《史通》例，分为内外篇，都十万余言。内篇为古人洗冤，为来学去惑，本经立义，比次之学居多；外篇发明天人之故，政教之原，越世高谈，论断之学居多。

《凡例》又云：

书中《宗经》等篇皆益菴所说而余推行之也。

《宗经》后又云：

少与吾友孙君益菴谈道广平，同服膺章实斋先生书，析奇献疑无虚日，其后余治六艺、百家之学，益菴则潜研丙部，曾著《诸子要略》以推究九流流别，其言博切精深，每自丑所业不如益菴之专且久也。《要略》论诸子原于六艺而不缪于孔子，实能发前人所未发。

据此可知，《诸子要略》在体例上应该与刘知幾《史通》、章实斋《文史通义》、张尔田《史微》差不多，均是有关理论讨论的

著述，只不过孙德谦讨论的是纯粹的诸子学理论罢了。

孙德谦以《诸子通考》和《诸子要略》为基干，试图建立起从诸子文献解读到诸子理论阐发的诸子学研究体系，^①是其深入研究诸子的自觉行为，这也使其诸子学研究远超同时代其他人。

2. 诸子原于六艺而不缪于孔子

孙德谦诸子学研究的基本观点是诸子原于六艺而不缪于孔子。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分诸子为十家，以儒为首，并且提出：“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后世学者对此多有疑惑，一则以为诸家各有弊短，何以能出于六经；^②一则以为儒家何以不并入《六经略》，而仅与诸子并列^③。孙氏继承《汉志》以来的提法，指出诸子虽有短处，但均出于经术，其不是“五经所弃”，而是六艺之一绪。既然百家同为六艺之支裔，亦当同为孔子所不弃。^④由此，孙氏坚决反对将诸子称为“异端”：“后儒屏诸子为异端，而以为离经叛道者，其说不足信矣。”^⑤并且提出：“无诸子而圣人之经尊，有诸子而圣人之道大。”“正经为道义渊海，子书为增深川流。”1928年，胡适读到孙德谦的《诸子通考》，以为孙氏虽有许多独立的见解，但所谓诸子“其言则无悖于经教”的观点是全书

^①《诸子通考》凡例六：“故读诸子书，知其非自撰，惟以究其义理何如可也。此书于作者何人，故不加详辨，只期表彰其学术已耳。”

^②如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引致堂胡氏曰：“曰法则惨刻，曰名则苛绕，曰墨则二本，曰纵横则妾妇之道，是皆五经之弃也。其归岂足要乎？儒家者流，因修六艺矣。列儒于九家，而曰：修六艺之术以观九家之言，则修六艺无所名家。谓谁氏耶何，以言之多舛也。”

^③如明杨慎曰：“班固叙诸子九家，而以儒为首，若以矫司马氏之失。然以儒与诸家并列，而又别于六经，何也？”

^④具体论证可参张尔田《史微·宗经》，此节张氏自称多为孙德谦观点的发挥。

^⑤《诸子通考·〈庄子·天下篇〉》后案语。